

东亚美文之旅
——叶渭渠
主編



芥川龙之介

侏儒的话

李正伦 李菁 李华 译

6

版社



东瀛美文之旅·叶渭渠 主编

芥川龙之介

侏儒的话

◎ 李止伦 李菁 李华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侏儒的话/ (日) 芥川龙之介著; 李正伦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5

(东瀛美文之旅)

ISBN 7-5434-4639-1

I. 侏... II. ①芥... ②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5426 号

丛 书 名	东瀛美文之旅
主 编	叶渭渠
书 名	侏儒的话
作 者	芥川龙之介
译 者	李正伦 李 菁 李 华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434 - 4639 - 1/I·746
定 价	16.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缕缕香语 (代总序)

叶渭渠

自古以来，日本有散文之国的美称。多年来，我主编了不少日本作家文集，其中不乏收入散文随笔卷，但总希望有机会系统地编一套散文文学集，以飨读者，否则将是我终生的憾事。

初秋时分，国岚同志受王亚民同志之托前来寒舍，面约我为河北教育出版社主编一套日本散文随笔集。我们不谋而合，终于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于是为了主编这套书，促使怠惰的我再一次遨游日本散文随笔的艺术世界，相闻一缕缕从书卷中散发出来的香语。这是一般所说命运的邂逅，也就是我的幸福夙愿得尝吧。

这时候，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可称得上日本随笔鼻祖的《枕草子》的影子。重读它，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上千年前女作家清少纳言笔下四季自然瞬间微妙变化之美，以及体味那个斑驳的风俗世相、那个复杂的人情世界、那个春夏秋冬的

四时情趣、山川草木的自然风情和花鸟虫鱼的千姿百态，还有作者开心的事、苦恼的事、喜欢的事、讨厌的事，偶感而发的中日文化异同之事……。正如作者戏言，凡事必录，“笔也写秃了”。

谈到古代散文随笔自然联想到与《枕草子》相隔二百年后问世的《方丈记》和《徒然草》，两书是近古文学的双璧。前书的作者鸭长明和后书的作者吉田兼好曾仕于朝廷，后来失意而出家，在山中闲居草庵或隐于古刹，在他们的作品里自然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佛家的厌世、无常和虚空的思想，所以也有“隐者文学”之称。他们又都有和歌和汉学的修养，可以自由使用和文与汉文，其文字表现简洁，内涵深邃，颇具东方哲理性的诗情。尽管如此，他们俩的人生体验不同，他们写作出发点和构思自然不可能一致，《方丈记》以“露落花残”展开人生无常的主题，通过当时五大灾难的经历，细细地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不时或多或少坦露出激越的情怀。《徒然草》则涉足广而深的世界，从自然、人事、恋爱、青春、衰老、出世、求道，到对无常的“哀”和对美与传统的憧憬，可谓如作者所言，“竟日无聊，对砚枯坐，心镜之中，琐事纷现，漫然书之，有不甚可理解者，亦可怪也”。

这三部随笔集堪称日本古代随笔的最高峰，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作者们都是兴之所至，漫然写就，笔致却精确简洁，朦胧、幽玄而闲寂地展现事物的瞬间美，确实确实是一篇篇异彩纷呈的艺术随笔，将会给人丰富的艺术享受。这当然是我首选的，我对此没有迟疑过。

日本散文形式之丰富，体裁之多样，可以说是世界之最，随笔、杂文、小品、日记，漫记、游记、随想录、讲演词，凡此种种，尽列其中。平安时代的女性日记文学，就是古代散文随笔文学的瑰宝，自不容忽视。其中当然首推最早的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以及《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还有稍后菅原孝标女的《更级日记》等。这些日记都是笔录了自己的身边小事，但它们纪录的，既有爱也有恨和怨，既有欢乐也有苦恼与悲哀，既有对现实的抗争也有面向虚幻的现实，寻求灵魂的宁静。不管怎样，她们流露出来的都是人间的真情，没有半点的虚假与伪善，读来仿佛耳边可闻作者的轻轻絮语，她们砰然跳动的心也不时地撞击着你的心房。作者与读者心灵相通，达到灵魂的交流，此乃读这类随笔文学的一大乐趣也。所以编这套书系时，我必选其代表之作。古代女性日记文学的传承，加上后世自然主义的影响、产生了纯日本式的“私小说”模式，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继日记文学之发达，恐怕要算是纪行文。其中以俳圣芭蕉为最具代表性。芭蕉一生几乎是在旅行中度过，他的纪行文与俳句是齐名于世的，同样也都传达了闲寂的风雅情趣。我之至爱者，他的俳句是《古池》，随笔则是《奥州小道》。芭蕉在旅次“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通过自然观照，自觉四季自然之无常流转，“山川草木悉无常”，进而感受到“诸行无常”。因此他竭力摆脱身边一切物质的诱惑，“以脑中无一物为贵”，“以旅为道”，以及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修炼场”，培植“不易流行”的文艺思想和宗教哲学思想。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旅行奥州小道，来到山形藩领地的立石寺，置身于景色佳丽而沉寂的意境，顿觉心神清静，于是作句“寺院一片寂/蝉声透岩石”，以慰藉他的悲凉的旅心。他在《奥州小道》中就慨叹：“早已抛却红尘，怀道人生无常的观念，在偏僻之地旅行，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他在旅次病倒，于是写下辞世句：“旅中罹病忽入梦/孤寂飘零荒野行。”可以看出芭蕉在旅行中感到寂寞与悲凄，不时吐露出无常之心，极力超越世俗，将自己寄托于自然，与自然合为一体，在艺术上达到了“风雅之诚”。编入书系的《奥州小道》，以及《野曝纪行》、《更科纪行》等，文、句兼书，相益得彰，且无论是文或句，都集中反映了芭蕉所创造的这种闲寂风雅之美。

近古散文体的著作更为盛行，一些有汉文学素养的作者在书名的使用中使用了“随笔”这两个汉字，比如一条兼良著《东斋随笔》、黑川道右著《远碧随笔》等，从此，将散文体的著作作为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正式称作“随笔文学”。它们一方面继承传统的文学性的随笔，一方面又拓展其内涵，发展为学问式、考证式、见闻录式等的随笔，几成杂说类。所以编选这一时代的作品带来一定的难度，迄今还是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我编选了以游记文学而著称的江户时代随笔家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我开始关注铃木牧之的随笔，是始于七十年代研究川端康成文学之初。当时研究川端的《雪国》，了解到川端写《雪国》，初稿前后“呼应不好”，他便多次到越后汤泽旅行采访，收集资料，还阅读了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一书，得

益于《北越雪谱》的启迪，从中获得更多创作素材，进一步将北国的“雪中缱丝”场面加了进去，最后使《雪国》前后连贯，艺术结构趋于完整。我为了考证这个问题，读了《北越雪谱》，进而又读了写实的纪行文《秋山纪行》、《西游纪行》等，并为它们那细致描绘的风物人情所倾倒。

我想，选取以上各名家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文章，大概从中也可以了解古代日本散文文学发展的一斑了吧。近代以来，日本散文随笔文学发扬了古代随笔文学对自然风物观察细微、心理分析犀利、表现精细准确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吸取西方散文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知性思索，与现实社会更紧密联系，加强了批判力，而且内容更加多姿，形式更加多样，为我们编选提供更大的余地。然而，要编选精当，有如大海里捞针，实非易事。于是我从把握自然的灵魂与人生的灵魂入手，在宽广的宇宙空间里选了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速写》、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井上靖的《穗高的月亮》、永井荷风的《断肠亭记》，有的再现大自然之美，有的尽展人生的情怀；选了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三岛由纪夫的《艺术断想》，从不同视角自由地畅谈了古今艺术之美，抒发了各自对美的探索的甘苦，或对艺术进行理性的思考；还选了加藤周一的《世界漫游记》、大江健三郎的《广岛·冲绳札记》，畅谈海内外的所见所闻，在抒情中带上更多的理性思考，达到情与理的浑然统一；还有的随笔与其他文学形态交叉和交融，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侏儒的话》是写所思所言，形式虽是随笔，但它又以侏儒代言，似带上几分小说的性格，

故也有的编者将它归作小说类。凡此种种，构建起一个斑驳的散文艺术世界。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句话：散文是要“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如果这套丛书能够达此于一二，并得到读者的认同，乃是主编者之大幸也。

丛书编选完毕，那一篇篇美文、那一缕缕的香语，仿佛已经深深地、深深地涌入我的心田，让人心旷神怡。撰写此文时，虽已是深秋，寒士斋里已有几分寒意，但心里是暖融融的，因为我从中发现了美，拥抱了美，享受了美。人世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吧。

1999年深秋写于北京团结湖寒士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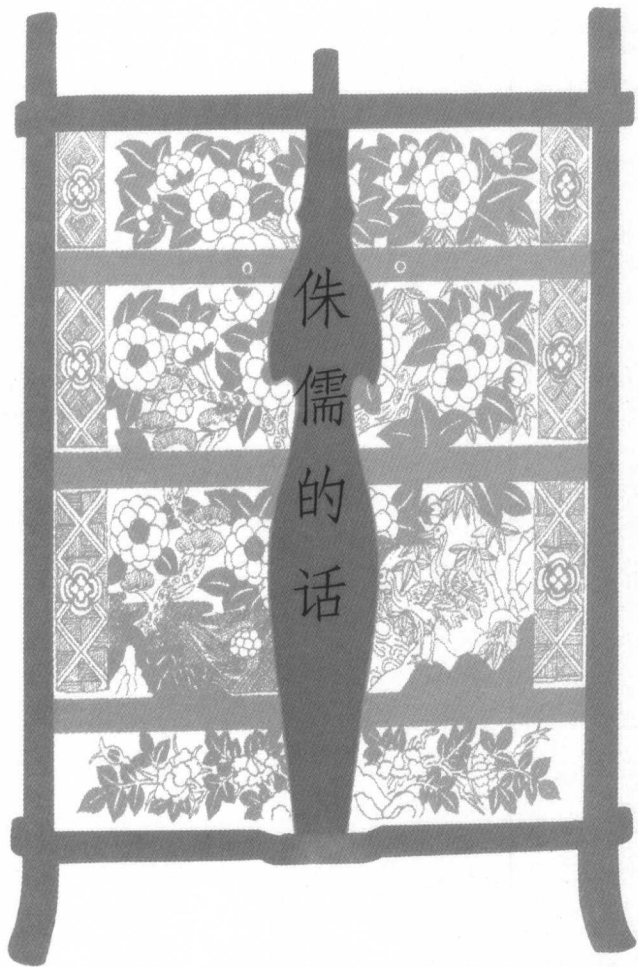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缕缕香语（代总序） 叶渭渠 1

侏儒的话

东京小品	3
东洋之秋	10
枪岳纪行	13
我喜欢的女人	20
侏儒的话	23
批评学——致佐佐木茂索君	63
动物园	96
我的生活	109
三件宝物	112
答某评论家	125
阿白	127
点头之礼	139
收集	145

野人生计事	147
霜夜	154
佐藤春夫氏	156
小说的戏剧化	158
解嘲	162
鹭和鸳鸯	167
集书——闲技与趣味	170
长江游记	172
秉笔直书的困难——作为艺术家的妇女	184
结婚难和恋爱难	186
北京日记抄	189
死后	201
湖南的扇子	207
文章和语言	222
一位无名作家——如何看待文学青年	224
春之夜	226
某社会主义者	230
蟹楼——或者称之为“海边续集”	233
漱石先生轶事	242
拊掌谈	249
明天的道德	258
文艺杂谈	275



朱儒的话



东京小品

镜 子

我蹲在乱堆书籍的书斋里，寂寞无聊地消磨新年时光。看看书，写写漫笔式的文章，如果这些已经腻了，就作一作不成体统的俳句，总而言之，好像真的成了太平盛世的逸民，过着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日子。这期间有一天，家住外地的一位太太前来拜年，就便来玩几天。这位太太从很早以前就有口头禅似的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愿青春永驻。所以，虽然带来的女儿已经五岁了，但她本人还像当姑娘时那么漂亮，仿佛依然保持着昨天的风貌。

那天我的书斋里插着梅花，于是我们就以梅花为话题谈了起来。她的女儿千枝这时仰头望望书斋里的画框、轴画什么的，坐在我们旁边显得寂寞无聊。

过了一阵，我觉得千枝怪可怜的，便对她说：“到那边去和妈妈说说话吧。”我说的妈妈当然就是这个太太了，我说这

话也是因为觉得她至少有办法足以使孩子不寂寞。我这么一说，那太太便从怀里掏出一面镜子，边递给千枝边说：“这孩子，只要给她这个就决不会无聊。”

我问为什么，原来这位太太的丈夫在逗子的别墅养病时，太太带着千枝一星期要在东京逗子之间往返两三次，千枝每次在火车里都感到无聊之极。不仅如此，她一心一意地想摆脱无聊，大肆淘气，拿她没办法。直到现在她有时抓住个老头老太太问：“你会说法国话么？”或者问些不着边际的事。这位太太只好给她小人书看，或者让她玩口琴，想方设法让她不寂寞，苦心孤诣的结果，终于让她玩镜子，可是出乎意外，她一路上安安静静地坐住了。千枝照着镜子，修整一下搽的粉，挠一挠头发，或者故意皱皱眉，以镜中的自己为伙伴，玩个没完没了。

母亲讲过给她镜子玩的因果之后，补充说：“到底是个孩子，只要看到镜子就把什么都忘了。”

我刹那之间对这位太太怀有轻微的恶意。不由得笑着冷嘲热讽地说：

“你不也是只要看到镜子就什么都忘了么？惟一和千枝不同的是，她在火车里，你却是在人世间。”

剧 目 牌

这也是新年期间的事。一个名叫 H 的美国青年到我家来串门，他突然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剧目牌，问我：“你知道这

是什么吗？”那个剧目牌还带着木头的气味，是个新的，木板面上是俗不可耐的粗笔画字体写的“雪之第十七场”。我一看那字体，不知道为什么立刻想起两国桥^①畔的醪酒店那张保险酒好的牌子上的字。但是我却不知道这“雪之第十七场”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就望着这位行云流水之客的脸简单地回答说：

“不知道啊。”于是H就用那颇感奇妙似的眨了一眨眼镜后面的眼睛，笑眯眯地说：

“这个呀，是一个艺妓给的纪念品啊。”

“怎么？要是纪念品，你可接受了奇妙的东西啦。”

正月待客的酒菜摆在我俩中间。H皱着眉头举起屠苏酒的酒杯沾了沾唇，然后他端着汤碗和我娓娓而谈地说起那剧目牌的因缘关系。

据H说，他当教师的那个学校昨天在赤坂的某酒馆举行新年宴会。来日本不太久的H还没有学会应付艺妓撒娇献媚的那一套，只是把给他端来的菜吃光，把递给他的酒杯喝干。十个艺妓之中有一个自始至终频送秋波。H一向认为日本女人除了脚踝骨以下，无处不美，那么这个艺妓在他眼里理所当然地是个美人了。于是他也就在牛饮马食似的猛喝猛吃的过程中悄悄地看那女人。

但是对于不通日语的H来说，日本酒却毫不客气地发生作用。他足有一个钟头之久处于真正的泥醉状态中，结果几乎不能照旧坐在宴席上，就两脚没根摇摇晃晃地拉开隔扇溜了出

① 东京隅田川上一座桥的桥名。

去。外面是个安安静静中庭，石灯笼里点了火，竹丛显得很暗。H醉眼蒙眬地望着这番景色，觉得这的确是日本情趣，因而心情非常之好。但是这日本情调使他的异国风情得到满足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走到走廊，一个艺妓就提着衣裾赶来，搂住他的脖子，不顾他的酒气，热烈地吻他。她当然就是向他频送秋波的那个艺妓。他高兴极了，两臂紧紧搂住她。

到此为止，似乎万事都是顺理发展的，但是很遗憾，他拥抱艺妓的同时，突然一阵仅胃，竟然在走廊上呕吐起来，大失体统。然而就在这瞬间，他却听到：“我叫×子，下次你一个人来的时候一定招呼我！”娇声婉转，他听得真真切切。然而他简直就像圣徒听到天使的乐声似的，昏昏沉沉，意识不明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H才渐渐恢复意识。他躺在那个酒馆的一间屋子里，盖着绸子被，当他发觉自己是这副模样时，感到这一切似乎是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一般。尽管如此，惟有和自己接吻的艺妓形象依旧历历在目，心想，即使今天晚上请她到这儿来，她也一定会把什么都放下急忙赶来。想到这里，他从被窝里一跃而起，但是酒洗过的脑子却怎么也想不起那艺妓的名字。不知道名字就不能叫她来，这点即使是个踏上日本土地不久的人，也是一清二楚的。他坐在被褥上，连穿衣服的劲头也没了，徒然惆怅地看着自己长长的手臂和腿……

H说：“那天晚上她给了我这么一个东西，由此可见，这一定是那艺妓给我的纪念品。”他放下汤碗，露出一副和新年气